

通鑑紀事本末

十







吳蜀通好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  
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荆  
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  
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  
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議者見  
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  
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  
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  
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  
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  
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  
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不得已召瑜還  
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  
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及備已得益州權  
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  
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  
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  
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  
守郝普城守不降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  
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飛書  
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  
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  
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今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  
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縣救死不給豈有



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  
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  
度此家不得外間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  
立之見普具宣蒙音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  
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  
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  
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  
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  
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  
左將軍身在行間勦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  
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  
窮慮極志執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  
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

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荆州之土斯

獨

方

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關魏公  
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  
更尋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  
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二十四年 初魯肅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  
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  
之心且君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  
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  
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  
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  
尚存也今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  
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



冀未暇東顧徐士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  
所騁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  
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  
為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關羽攻  
樊事見孫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  
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  
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  
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  
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速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  
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  
逆但務比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  
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荆  
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瞻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  
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  
而未名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  
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以代蒙遜至陸  
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以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  
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言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  
禁等入焉數萬糧食之絕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  
權欲令在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  
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共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督兵  
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又驕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  
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  
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孫是屯宛以助曹仁以攻羽  
孫權為棧與魏王操請以討羽白奴奴及見擊敗羽羽遂撤圍退  
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備



灃中使白衣擗檣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麋芳士仁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麋翻為書說仁為陳成敗仁得書即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且喜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關心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十一月漢中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芝委郡走諸城長吏及經吏君長皆降於遜遜請金銀

一四通鑑十一

四

五

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彥曼等及裨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領西將軍進封婁侯屯夷陵牛峽口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交城孫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遣走兵皆解散縱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初備將軍吳郡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後而不答及已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譚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靖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不篡盜富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眾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



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

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跡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聞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進軍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爲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初帝詔羣臣今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孫權否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侍中劉曄獨曰蜀雖隳



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執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

三年春二月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汭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猗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和損我大執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執不得履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

夏五月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

通鑑卷之六

六

陸遜曰此必有請且觀之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

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吳主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豈爲易得乎復易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諸備于天常不安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顧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



執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  
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璽等窮逼請降漢主升馬鞞山陳兵  
自繞遼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夜遁驛人  
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  
略盡尸骸塞江而下漢主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  
天邪將軍義陽傳彤為後殿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  
降彤罵曰吳拘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沂  
江而退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  
走出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相別擊漢前鋒於夷道為漢  
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  
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  
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奔潰相後見遜曰則貴  
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初遜為大都督諸將  
或討逆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  
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  
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言生受命主  
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  
故也各在其辜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  
出遜諸將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  
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  
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  
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初諸葛亮  
與尚書令瀆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  
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  
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  
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主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



至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茲心謹決計輒還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冬十一月吳王使

太中大夫鄭泉聘于漢漢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

四年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秋八月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執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車與漢連和

五年夏四月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于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政定以印封之漢復遣鄧芝聘于吳吳王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及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明帝太和三年夏四月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



人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矣國家所以略其驁情者求荆湘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其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不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充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爲界

諸葛亮出師

平南中疏

魏文帝黃初四年春三月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爲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主又爲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天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効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謚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爲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



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豕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夫爲家主之灑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力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初益州都老歸雍閩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閩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閩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閩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開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六年春二月漢諸葛亮率衆討雍閩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

卷之九

通鑑十

九

九

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領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謖良之弟也 秋七月漢諸葛亮至雨中所在戰捷亮由越雋入斬雍閩及高定使庾隆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擊破諸縣後與亮合孟獲收閩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督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集率而用之悉出其後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七年春正月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則將軍李嚴當知



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

明帝太和元年春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相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



之靈貴收之禱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詠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伉為掾伉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有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帝聞諸葛亮入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岷夏戾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與天下騷動之七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贖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帝乃止

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初孟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相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達心不自安諸葛亮聞而誘之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達與魏興太守中儀有隙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



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達申儀又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于洛陽 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懿延曰聞夏侯惇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惇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軍據箕谷帝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長安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濼明也



是以揚于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  
用討賊邪謬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謬謬不能用  
及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  
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遣進率將士而還亮既誅馬謖  
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龍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  
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漢主以  
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歛衆  
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為鎮軍將軍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  
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  
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  
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  
月為冬賜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  
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十一

卷之三

十一

十一

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  
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  
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  
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  
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使典  
軍事曹真討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徵於祁山後必出  
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

冬十一月漢

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  
為疑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  
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  
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



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割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習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王關老丁立白壽劉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復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



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前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厭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壘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于方城使擊亮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運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君平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郝昭爵關內侯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爲丞相

丹七

通鑑

十五

季六

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

四年秋七月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且麥以益軍糧果果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孰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據之遂行八月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歆上疏曰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爲後事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之篡



可坐而待也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爲不一採取無由自敵是以觀兵以關其鬣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苟不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閩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十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坡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

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先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饗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肅朗之子也九月詔曹真等班師

冬十一月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亮數以出琬常足食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五年春二月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率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於是大司馬曹真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

三月祁陵元侯曹真卒 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郃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黔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屯懿于上邽郭淮費



曜等傲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  
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  
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  
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  
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  
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  
如虎奈天不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  
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寨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  
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  
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  
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脅而卒 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  
主督運事會大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孤忠督軍成藩喻  
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  
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已不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備  
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  
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士徒梓潼郡  
復以平子豐爲中郎將參軍事

青龍元年注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  
谷驛闢息民休士二年而後用之

二年春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兵同時大舉  
夏四月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  
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  
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  
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  
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搆邊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  
原壘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



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六月帝使征蜀護軍秦

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敕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又傳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

秋八月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

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復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主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

通鑑

十六

季大

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有所不盡更來亦決

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

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

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荅是月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

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回懿

者懿斂軍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

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

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

還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

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

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

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

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



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嘗釋使吳主醉問禕曰楊  
儀魏延牧賢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  
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不知防慮於  
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  
黷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疆域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  
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  
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  
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不發喪  
令禕往搆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云吾自見在府親官焉便可將  
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  
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留部  
分今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  
史長史文吏禕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奔馬而去延尋悔  
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  
大怒攬儀未發率所領徑先西歸所過燒絕關道延儀各相表  
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  
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榷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  
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入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  
叱先登曰公云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莫  
為所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入葭中儀遣將馬岱追斬  
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千里延死問  
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  
而南還擊儀實無友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謚諸葛亮曰忠武  
侯

吳侵淮南

魏明帝太和二年夏五月吳主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



族名帥爲北方所聞知者令誦挑揚州牧曹休魴白民帥小醜  
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  
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  
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  
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二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  
皖以陸遜爲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相全琮爲左  
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  
相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  
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  
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  
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  
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  
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  
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  
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絀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  
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爲中部今朱相全琮爲左右翼三  
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云遜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  
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帝  
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  
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  
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  
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  
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  
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  
多設旗鼓爲疑兵吳人望見遠軍驚走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  
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以免



九月長平壯疾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四年十二月吳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五年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刺史王淩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布遣人告淩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淩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又

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淩允之兄子也先是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勲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康彊帝慰勞遣還

六年十二月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揚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蹙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持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



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  
准此爲守帝未許寵重妻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  
不能騙之以利示之以懼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  
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  
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  
報聽

青龍元年 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  
下船浦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  
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  
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  
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  
亦不克

二年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  
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沔向  
廣陵淮陰六月浦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賊悉  
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  
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  
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  
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  
常侍廣平劉邵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  
地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  
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跡  
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  
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設  
按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破  
魏賢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



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救諸將堅守吾將  
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御龍舟東征蒲籠募  
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  
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  
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邏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  
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  
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  
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  
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  
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  
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  
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  
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

六百

通鑑第十一

三十三

漢書

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以為司馬懿方與諸  
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  
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 魏平遼東

魏明帝太和二年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  
恭恭少弱不能治國淵既長潛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  
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  
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  
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  
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六年秋九月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  
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  
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



是驅使爲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  
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孝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  
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  
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

青龍元年春二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奉表稱臣  
於吳吳主大悅爲之大赦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  
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  
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  
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昔魏懼討遠來  
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  
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  
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  
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執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

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言因  
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  
不用稱疾不朝吳王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夏六月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惡  
沒其兵資珍寶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聞之  
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胤子所前却今人  
氣踊如山不自截胤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今薰茄  
不以爲恨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  
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  
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摠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靈寢之怒  
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  
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以害大疆寇在境荒服未廢陸  
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閭偷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



備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  
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元帝欲御樓船  
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滌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  
也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大羊無  
政住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峭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  
徙難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  
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漾  
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執雖有堯  
舜之德智無所施資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霧霧  
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汚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  
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海  
內垂定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  
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關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  
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北寇與  
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為越海求馬曲意於  
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  
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猶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  
家之術以功殺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  
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  
運糧行人雖多難待悉用加以漢書滄海經遠深入賊地多馬  
激截無常若淵坦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漢書  
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近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閒  
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朱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  
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殺皆在英雄已除天下無事  
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  
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



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

景初元年秋七月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欲討之以荆州刺史河東毋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率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為燕王改

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



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厚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諷其行人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

少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揚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行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

通鑑第十一

二十六

李德正

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滿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成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



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庸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是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悉聽之遂班師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數陳其變欲令國家討淵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

### 明帝奢靡

魏明帝青龍三年 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率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具蜀之所願此



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又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為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者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司外奏事處當書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九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成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害可庶而致矣帝報曰輒克昌言佗復以聞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子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摠觀季世放蕩之弊政曩使相靈不廢高祖之鴻慶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



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答之  
皇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  
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  
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  
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  
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而  
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  
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  
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  
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  
重誅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嘗著裋被縹綾半袖皇問  
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服不以見皇皇  
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

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皇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  
卿爲密及與小吏爲密平帝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  
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  
越滅勁吳今二敵彊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  
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  
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  
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  
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  
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  
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  
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乂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  
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  
時矣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右僕射衛臻奏案



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國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尚書丞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竒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節約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十一

有所立作則萑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秋八月詔復立崇華殿更名

曰九龍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陵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令興宮室起陵霄閣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觀火竦懼故天降之福今若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爲福而已哉帝爲之動容帝性嚴急其督脩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秘書監主勳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願陛下取常食粟之士非并急要者之用選其壯擇留



萬人使一莽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樂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已後倘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

四年冬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高堂陸上躋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譴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尊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帝頗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景初元年徙長安經靈寢臺徙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



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致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涿泮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隆又上書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脩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



獲至於上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民無  
儲蓄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  
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  
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賜不應輸  
者今昔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  
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  
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  
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  
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覲上疏曰今議者  
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  
鯉鼠臣以爲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  
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  
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  
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  
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爲出  
猶恐不及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  
道謂當得靈臺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  
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  
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  
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  
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  
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  
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  
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貲貫吏員生  
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  
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



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負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疆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今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後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聽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復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三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

大月文

通鑑卷第

三十五

司馬懿誅曹爽

魏明帝景初二年 初太祖為魏公以贊令劉放參軍事孫資皆為祕書郎文帝即位更命祕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與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



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小  
內庸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  
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  
之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  
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  
世俗況實握事要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  
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  
譽必有所興功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墜曲附左右  
者又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  
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  
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  
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  
之績豈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

九

國通世

二十六

事九

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  
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  
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帝不聽及  
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長  
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  
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  
孫資又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曰此  
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  
固辭帝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爲對曰燕王實自知不  
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  
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  
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  
變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帝一從之放曰宜爲手詔帝曰



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  
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爽為大將軍  
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資為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  
懿在汲帝令給使辟邪齋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  
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軼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懿斯須得  
二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

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  
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齊秦  
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  
教齊王令前抱懿頭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為皇太子帝尋  
殂 孫盛論曰關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  
言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  
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

通鑑

二十七

季十

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甚至使大權偏據社稷  
無衛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加曹爽  
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官室  
之役皆以遺詔罷之爽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  
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東平畢軌  
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執明帝  
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  
腹心晏進之孫謐斐之子也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為重權不可  
委之於人丁謐為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  
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爽  
從之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為太傅以爽弟羲為中領軍訓為武  
衛將軍彥為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  
闈貴寵莫盛焉爽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爽



徒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謚為尚書  
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軌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  
外望風莫敢忤旨黃門侍郎傅詵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  
內躁鈇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  
政廢矣晏等遂與椒不平因微事免椒官又出盧毓為廷尉畢  
軌復枉奏毓免官眾論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禮亮直不  
撓爽心不便出為揚州刺史

邵陵厲公正始四年冬十一月宗室曹罔上書曰古之王者必  
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  
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  
親疎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魏尊尊之法雖明  
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復不安席  
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

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  
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  
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譬猶  
芟刈股肱獨任胷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  
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  
理盡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  
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故也然高祖封建  
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  
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  
患蓋兆發高帝釁鐘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  
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  
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



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千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  
田常之亂宗室王侯或乃為之符命須臾恩德豈不良哉由斯  
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閒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  
輕執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  
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  
之舊制至于相靈閣宦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  
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太祖皇帝龍  
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  
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主空虛  
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實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  
執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  
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昔跨有  
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  
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  
也今之用賢或起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  
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致百人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  
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  
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  
無傾危之患矣罔冀以此論感寤曹爽不能用

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晏等明附曹爽好變改灋度太  
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夫  
為國灋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千後豈中下之吏  
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  
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  
下謚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  
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



九年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  
充物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  
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為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  
聽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相範謂曰搃萬機典禁兵不宜  
竝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  
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  
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訐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  
大怒劾禮懇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為井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  
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井州少邪志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  
公言之垂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明公齊蹤  
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  
下覓覓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  
冬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  
衣落指曰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露鬢勝曰衆  
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說年老枕  
瘳死在旦夕君當屈井州井州近胡好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  
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井州懿乃錯亂其辭曰  
君方到井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  
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勲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  
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  
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  
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請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  
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  
也晏令晏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知  
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  
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



上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  
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  
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  
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  
之常譚輅曰天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  
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  
輅為狂 大傳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  
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傳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  
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  
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  
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  
事為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  
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  
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  
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  
當為都監伺察至尊離閒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  
陛下便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臣升御牀之本  
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  
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  
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  
駕敢有稽留便以軍灋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  
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  
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  
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  
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泰等之子也初爽以相範鄉里老宿於



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又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  
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  
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以示  
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  
故更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  
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  
矣然驚馬戀棧且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  
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  
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  
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  
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與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  
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  
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

九〇三  
通鑑  
四十一  
五十九

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犢耳何  
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已官奉帝  
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  
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  
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為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  
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  
颺丁謚司隸校尉畢軌荆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  
發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謚軌勝并相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  
與張當俱夷三族初爽之出也司馬魯曼留在府聞有變將營  
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據主  
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為  
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綜為尚書郎魯曼斯出呼  
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敞



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  
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  
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  
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  
猶以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  
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  
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及泰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  
質事之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  
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氏女早  
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  
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  
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  
自苦刀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  
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  
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  
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  
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素  
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選部  
郎劉陶暉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嘗謂  
傅玄曰仲丘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  
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玄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  
今見卿窮及曹氏數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  
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數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  
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  
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不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



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庚玄荀  
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  
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吳易太子

魏邵陵厲公正始二年五月吳太子登卒

三年春正月吳主立其子和為太子

八月吳主封子霸

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與和無殊尚書僕射是儀領魯  
王傳上疏諫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官  
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  
瞻望且二宮宜有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  
吳主不聽

六年春正月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

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

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

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

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

日碑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遜言更以

致隙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

其辭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績然之子也於

是自侍御賓客造為一端仇黨疑貳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

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督軍使者羊銜上疏曰聞明詔  
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大  
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  
使遠近得谷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  
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

王長女魯  
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票騎將軍朱據



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人爲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  
己心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主復疾遣太子禱於長沙相王廟  
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  
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復疾有喜色  
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揚竺全寄  
吳安孫竒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統  
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  
書三四上辭情危切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太常  
顧譚孫之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  
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覲觀之  
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執以爲執重雖親必有逆  
節之累執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  
於執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執輕也昔漢文帝使慎

六十五

通鑑十一

四十五

元

夫人與皇后同席表盜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盜辨上下之  
義陳人瑛之戒帝既悅憚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  
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魯王與譚有隙苻陂之役譚弟承  
及張休皆有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譚承休於吳主吳主徙  
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鎮夏  
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魯王與楊竺  
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  
其子抗爲建武校尉代領遜衆送葬東還吳主以楊竺所白遜  
二十事問抗抗事條答吳主意乃稍解

嘉平二年 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  
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其美以其夫之兄子  
尚女妻之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  
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表氏之敗爲天下笑若使一



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峻  
靜之曾孫也秋吳主遂幽太子和栗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  
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  
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  
老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  
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爵觀見甚惡之數據晃等無  
事忽忽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據晃亦固諫不  
已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流血辭  
氣不撓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為新都郡丞晃歸田里羣  
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  
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奇皆以其黨霸諸和  
故也初楊竺少獲聲名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之別  
族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朱據未至宮中書令孫弘以  
詔書追賜死 冬十一月吳主立子亮為太子

通鑑第一

四十六

先

三年夏四月吳主立潘夫人為皇后 吳主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冬  
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  
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

四年春正月吳主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蒼為  
齊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 吳潘后性剛亮  
吳主疾病后使人問孫弘以皇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伺  
其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泚坐死者六七十人 夏四月

吳主殂太子亮即位太傅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  
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又數越濼度恪為  
戕以遺奮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讎有  
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  
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



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  
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  
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  
大行皇帝覽吉戒今防牙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  
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勸渠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  
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  
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順之節下存  
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  
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官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  
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  
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寒  
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  
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志先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四十一

七

帝漢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  
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使魯  
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則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  
夫良藥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格  
等穢褻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德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  
言至願蒙三思王得歲懼遂移南昌

五年冬十月孫峻殺諸葛恪 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  
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為庶人徙章安南  
陽王和死張氏諱曷恪之甥也先是恪有徙都之意使治武昌  
宮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又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  
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初和妻何氏生子皓諸姬于德謙後和  
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  
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冬十一月吳主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很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言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蒼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者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墮首殿堂死於凶賢之刃世人竒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棊意無厭倦敏以為必能辦賊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為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循所害豈非先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為世鑒也 恪至建業見吳主於卧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制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為太常胤吳主婿也

四年春二月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入卧內屬以後事夏四月吳主殂孫弘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殺之乃發喪謚吳主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大赦改元



建興閏月以諸葛恪為太傅滕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  
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衆於東興更作大堤左右結山俠築  
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  
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  
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  
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  
毋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嘏  
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竝進攻其城壘  
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  
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  
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  
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閒

九十七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四十九

季大

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  
此為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  
佃最差守牢可詔和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又令三方一時  
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堵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  
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閒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  
必淺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農隙時聞討襲  
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  
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  
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  
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曰敵  
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  
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  
衆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



遵等救諸軍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  
可卒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贊唐咨為前部從  
山西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  
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  
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  
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  
鎧去矛戟但地整刀楯偃身緣塌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  
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  
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相壽等比沒  
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數為吳害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  
其首以白大帝廟獲重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  
五年春正月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  
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 二月吳軍

通第一

五十一

占

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  
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  
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曰凡敵國  
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  
可不為遠慮也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以魏比古  
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敵  
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  
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  
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危會聖人急於  
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入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  
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  
者也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  
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



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冑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  
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  
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  
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  
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衆人雖  
皆心以爲不可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  
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過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  
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  
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  
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  
後爲書荅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  
以開悟矣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彊敵名  
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  
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  
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  
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計筭  
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  
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  
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以滕胤爲  
都下督掌統留事

夏四月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

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  
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敝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  
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諸軍二十萬往赴  
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  
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  
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



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  
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  
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  
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  
之衆解狄道之圍救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  
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  
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  
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  
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  
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  
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  
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  
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  
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  
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  
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迂恪恪立  
奪其兵片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來奔諸  
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  
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  
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  
庶失望怨黷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  
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  
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  
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  
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況恪才非四  
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道



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  
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往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  
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嘗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  
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回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  
於吳主云欲爲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  
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  
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  
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  
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  
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見輩何能爲正恐因酒食中  
入耳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  
未善卑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  
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者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  
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  
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  
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載其母欲來犇峻使人追殺之  
以葦席裹恪尸篋束囊投之石子岡又遣無難督施實統將軍  
施績孫壹軍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  
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  
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  
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  
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  
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觀者數萬訾聲  
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  
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軀台輔中閒歷年今之誅  
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憮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城繫



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  
吏民收以上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  
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  
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  
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昔藥布矯命彭越且竊恨之不先請主  
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  
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  
恪故吏斂葬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  
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為恪必敗諸葛  
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  
之今觀君氣凌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  
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雋太守張疑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  
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

卷之第十

五十一

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  
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  
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  
離少主復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輟  
睦自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注  
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  
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共議上奏  
推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有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  
嗣為亞公聲名素重眾心所附不可量也乃表峻為丞相大將  
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滕胤女為  
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曰鯨魚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與  
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胤辭高密侯共事如前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孫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相慮謀殺



峻立太子登之子吳侯禛克比日死

二年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

甘露二年秋九月孫峻使票騎將軍呂據及重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餞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緄峻卒吳緄為侍中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票騎將軍呂據聞孫緄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緄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緄冬十月丁未緄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緄為亂迫融等使作書難緄緄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

通鑑

卷五十五

比

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為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緄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曰吳已在近道故皆為偷盡死無離散者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緄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已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犇魏者據曰吾取為叛臣遂自殺

十一月吳孫緄遷大將軍緄負責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緄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緄事泄緄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夏四月吳主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緄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



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

三年秋八月吳孫綝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甚懼返自錢里  
遂稱疾不朝使弟威遠將軍據入倉龍門宿衛武衛將軍恩偏  
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乃推朱公  
主死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  
爲虎林督損爲外部督吳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綝諫不  
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丞謀誅綝全后父尚  
爲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綝專執輕小於  
孫孤則整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事見  
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  
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  
整士馬孤當日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  
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卿去但當使密  
耳卿宜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室姊  
邂逅漏泄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  
使人密語綝九月戊午綝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  
蒼龍門外比明遂圍宮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  
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  
止之不得出歎咤不食罵全后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遣呼  
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綝使光祿勳  
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爲會稽王召羣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  
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  
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以吳主罪  
班告遠近尚書相韜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綝迎立  
琅邪王休綝從之己未綝使宗正措與中書郎董朝迎琅邪王  
於會稽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



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  
阿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王善  
之是日進及市塞亭孫緄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  
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為國伊周  
勳將相之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  
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或  
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緄不擇而止汜翻之子也緄命  
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築宮  
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坐己卯王至便殿止東廂孫恩奉上璽符  
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緄以兵千人  
迎於半野拜于道側王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  
孫緄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引見慰  
諭下詔以緄為丞相荆州牧增邑五縣以恩為御史大夫衛將  
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闓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張  
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  
王其妻曾氏諫之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  
琅邪王即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  
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  
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  
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  
殺君明矣可自因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  
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  
嫌自拘司敗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  
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乙丑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為烏程  
侯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庶事日淺  
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



孫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吳主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如賞賜戎戍吳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或有告綝懷怨悔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綝殺之由是益懼因蓋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綝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又取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荆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朝又告綝謀反吳主將討綝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陸兵以誅之吳主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者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綝益懼戊辰臘會綝稱疾不至吳主強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今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吳主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於交州乎綝復曰願沒爲官奴吳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其追殺之夷綝三族發豫峻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之吳主改葬諸葛恪朝臣有乞爲諸葛恪立碑者吳主詔曰盛衰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

受託孤之任死於賢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復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









